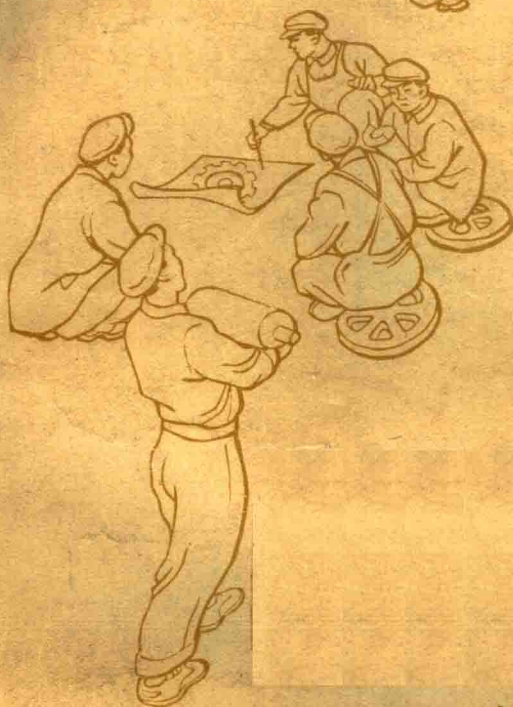




脚 印

燕 平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脚

印

燕 平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0

脚

印

著 作 者

燕

平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 字数：93,000

1960年4月第1版

196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5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502

定价：(八) 0.42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短篇集。共收小說五篇和特写散文十篇。《孤雁》描写解放战争时期两个解放军战士为护送一批新武器的設計图纸，冲破敌人重圍，进行了英勇的斗争。《脚印》頌揚了一个热爱群众、热爱平凡工作的复員軍人的高貴品質。《波折》、《一座美丽的彩塑》和《紅色的夜》三篇，描写了青年一代在社会主义建設的洪炉中集体主义思想感情的成长。《长兴島，我为你歌唱》等篇，通过具体生动的人物活动和事例，热情地歌唱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，反映出上海工厂、农村以及民办教育等其他方面的飞跃发展和巨大变化。

目 次

孤雁	1
脚印	18
波折	25
一座美丽的彩塑	35
紅色的夜	41
战斗的号召发布以后	47
长兴島,我为你歌唱	50
桥	63
飞跃吧,草窩里的凤凰	68
一枚金质奖章	82
旅客之家	91
金汉城	104
鸡毛飞上天	113
“大世界”——上海劳动人民的乐园	138
戈壁滩上的青年突击手	147
后記	153

孤 雁

这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七年的秋天。

经过一夜的激战，我和一班长陈浩终于冲出敌人刺刀的重围。虽然我经历了极度的疲乏，但由于神经过分紧张，一点也不想睡觉，左肩被刺刀戳伤的地方，不时发出钻心的疼痛；一闭上眼睛，脑海里就立即出现牺牲了的二十多个同志熟悉的面影。

在昨天，我们一个排还一起在山沟里啃窝窝头，做着打手心括鼻子的游戏；可是在夜里，突然遇到了数倍于我的强大敌人的袭击，进行了一场决死的战斗，二十多个同志都倒在血泊里了。

我望了望躺在我身边的陈浩，他正侧转了身子，呼呼地打着鼻鼾，随着起伏的呼吸，脸上的一圈络腮胡子，微微地在颤动。皮腰带旁边露出了一团被血染成紫黑色的破棉花，棉花下面的一卷图纸上，也沾上了斑斑点点的血迹。一看到图纸，我就想起了排长……

五天前，当我们刚从乳山地区准备向鲁中出发时，军区

首长亲自召集了我們全排同志說：“不要看輕这一卷紙包包，它关系着我們整个山东的敌我斗争；这里是一批新武器的設計图紙，你們早一天送到魯中，軍工厂就早一天开始制造，我們軍隊就早一天領到这批新武器，到那时，嘿！就够敌人瞧的了……”排长接过图紙代表全排宣誓說：“即使剩下一人，也要保証坚决完成任务！”現在进入敌占区才五天，漫漫征途，才跨了几步，几乎全排同志都牺牲了。排长的誓言，只得我們两人去执行了。

因为陈浩的伤势比我还重，为了让他多睡一会儿，我脱下身上的棉衣，輕輕地盖到他身上，提着脚步，来到庙門口。

一堆堆鉛色的云块，象滾滾的浪潮，在天空里汹涌，把整个空間都包围得密密层层；刺骨的寒风，卷起一团团殘枝敗叶，朝山谷里来回冲撞，发出恐怖的呼嘯声；对面山头上两棵老槐树，搖摆着裸露的枝干，抖擞精神，抵抗着每一次寒风的扑打。

我望着望着，眼前又出現了那个临牺牲前还把最后一顆手榴彈交給我、鼓励我突围的二班长；那个憨直而又惹人喜爱的老黄；那个专喜欢調皮搗蛋的小虎子；我的耳朵里，还断續响着排长最后的那句喊杀声……

“小許，你在这里呆想什么？”一只有力的手，拍着我的肩膀，我回头一看，正是陈浩。“怎么不去睡觉？”

“我不想睡！”我的声音有点发抖。

他把挽在手里的棉衣披到我肩上，对我默默地注視了一会。然后撫着我散乱的头发說：“現在更需要我們保护好

身体，你懂得嗎！”

我望着他那对鷹翼般的濃眉下，閃動着一道親切而又同情的眼光時，象小孩受了莫大的委屈，見到了親人一樣，眼淚水不由自主地直淌下來。

“你看，你怎么哭了。”他舉起袖管替我揩拭着淚水。“鼻子再酸，也要忍住，咱們革命戰士從來不哭鼻子的！”他一開口總喜歡講“咱們革命戰士”這句口頭話。

為了御寒，我們找了只破香爐，燒着枯樹枝。煙火溫暖了屋內空氣，陳浩撕下了半條綁腿布，包紮了腰間的傷口。沉默了一會，他對我說：

“小許同志，現在我是班長，你就是我班里的戰士，我們兩人代表全排，堅決完成任務。你有意見吧？”

我雖然是個新戰士，但也早聽到老戰士們講過，在戰場上，連長犧牲了，排長就應該自動挺出來指揮全連作戰。我說：“我堅決跟着你走，服從你的領導。”

“那好，這才是咱們革命戰士的紀律性！”他嚴肅地望了我一眼，說：“我現在命令你馬上睡覺，準備今晚趕路。”

我只得躺了下來，可我還是不想睡。我看着陳浩從袋里摸出了那只銀制的白煙盒，取出了一支煙卷吸着。從煙盒上我聯想到有關的一個故事：

在抗日戰爭時期，陳浩到一個小據點去執行任務，趁着趕集的時候，親手打死了一名日本太田軍曹。還來不及撤退，鬼子同二黃的部隊就團團包圍了據點各要口。他急中生智，衝進了偽鄉長家，強迫他拿出了一套灰色紡綢短衫褲，

小口袋上挂了条燦亮的銀表鏈，把头发梳得油光閃亮，活象一个公子闊少。然后，强迫伪乡长帶領着大搖大摆地提着駁壳枪，走出了据点。非但出了險，还捉到了一个活的伪乡长，事后，领导上专门把这只繳自被打死的日本軍官的銀烟盒，奖給了他。

想起这一段故事，我对他增加了一股崇敬与欽佩的心情，认为跟着他走，再艰难也能完成任务。

二

黄昏伸展着紫褐色的翅膀，从远处的山谷里升起，随后在綠色的松树上，裸露的岩石边，籠罩着一层暗灰色，把世界包围在黑暗里。我們收拾起图紙，离开了牙山，路上茫茫的征途。

炮声象悶雷似的在天边滾动，远处不时亮起一簇簇灾难的火光，有时燒紅了半个天，然后渐渐熄灭下去。这是国民党匪帮在燒杀啊！近边的各个山坳里，也时而响起一声声疏朗的枪响。

从晚上开始，陈浩显得沉默了，一路上沒說一句話。我耽心着他的伤势，昨夜流了一夜血，一般的人早就躺倒了。每走一段路，我总提議休息一下，可他总是說，走吧，再走一段，即使歇下来，沒半支烟工夫，他又拍着身子，領头迈着又大又快的步伐奔去。

这天夜里，我們走进了一条峡谷，两边都是聳立的峭壁。誰知走着走着，就走到了尽头，前面的路被鬼魅似的山

壁擋住了，原來是條死谷。

下弦月躲在云层里，时而恐怖地露出它那模糊的面影，团团的云雾，匆忙地奔过峡谷的上空。西北风从峡谷的上空横扫下来，象一把无形的刀子，割痛皮肤。我們靠在嶙峋的岩石下歇息。

“小許，冷不冷？”陈浩坐在石头上，手象两根小木柱支撑在膝盖上，一点也沒有疲倦和怕冷的神色。

我把蜷縮着的身子，挺直了些，說：“不冷！”

“不冷？你是火神菩薩轉胎的？”他說。“人是肉做的，說不冷，鬼才相信，咱們革命战士不怕冷是真的。”

說實話我何嘗不冷呢！此刻要是能燒起一堆篝火烤烤那有多好啊！現在想來，那些溫暖的小屋，溫暖的炕床，溫暖的被窩，成了世界上最美好的享受了。

突然，在我們进口的那个方向，响起了一陣机枪声，接着，在远处的山头上也回了几枪。

陈浩霍地站起来，环視了一下周圍的地形，几乎是命令似的說：“不对，赶快上山！”

“上山？”我打量着猙獰乱石。

他把图紙塞向腰間，望着陡斜的山壁，說：“咱們革命战士，要在沒路的山壁上开辟出路來。”說着，他就一下子跳上一块山石，一下子又攀上一棵野树，将身一纵，又将树干当作了垫脚架，他的动作灵巧得象猿猴一样。我紧紧地跟在他后面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。經過一陣緊張的攀爬之后，终于爬到了一段平地。这里的地形十分險峻，三面都是黑糊糊

的山岭，只有右边，一眼望去无边无际的。我才喘了口气，对面山头上，馬上响起了“叭叭”的枪声。我的心颤动了一下，又遇上敌人了！陈浩連忙匍匐着身子，向右边移去。誰知，那里是笔陡的山巒，石子滾下去，老半天听不見声音。

敌人似乎是早有准备的，一发现我們这目标，所有的枪口都对向我們。在朦朧的月色下，可以看得見影影綽綽的人影向我們逼近。我的心紧縮着，前是敌人，后是死谷，右面是絕壁，左边是高峰，真是死路一条。絕望的念头，閃电般迅捷地掠过我的脑际。我望着陈浩，他正沉着地伏在一棵大青松旁的悬崖边，右手捏紧駁壳枪，对准敌人，左手在胸間抽出一卷图紙交給我。

“你快沿着右边的絕壁滑下山去，我掩护你！”

“一班长，你——”

“我随后就来。”

“不，”我感到不能离开他，“要死死在一起。”

“死？死了誰去完成任务！”他第一次这样粗暴地訓我。
“上刀山下火海，也要把图紙送到魯中。”

我一切明白了，接过图紙，图紙上还散发着微弱的体温；我暂时忘却了一切，飞奔到离陈浩有十多公尺远的一块斜斜的山崖边，想从这里滑下去。

一陣枪彈从头顶上飞过。接着从斜对面突然奔过来几个敌人，我顧不得脱身，躲在崖石上掄起了駁壳枪，狠命打了几枪，几个家伙象倒栽葱似的攆了下去。有几个藏到了旁边的岩石后面。一陣胜利的喜悅占据了我的心头。我索性

停在这里，准备着第二次的反击。

蓦地，有几个敌人窜到了陈浩那边。“朴朴朴”，陈浩的驳壳枪吐着火舌，就在这时，原先被我子弹逼进岩石后边的敌人，又冲上来了。待我打垮敌人的第二次冲击后，向陈浩那边一看，一个敌人正提了刺刀从侧面对准陈浩的面门刺去，就在这一刹那，陈浩象只飞虎似的向上一纵，同敌人扭成了一团。他们一忽儿倒在地上，一忽儿又搭成拱形似的挣扎着站起来，一忽儿组成了一个屹立的长方形，渐渐地向崖边接近。我正在无可奈何之际，猛听得那个敌人发出了一声死一般的绝叫，那个长方形象一块被砸倒的石碑，向崖边侧斜着，侧斜着，然后飞速地向着无底的深渊滚落下去……

我的心剧烈地在胸膛里震荡着，又象长久的被悬在半空中。待我稍稍清醒过来时，一大批敌人，象蚂蚁似的从对面山头上奔来，我根本没考虑到后果如何，抡起驳壳枪不顾一切地迎面扑去，一梭子快机，象扫帚一样扫了过去。奔在前面的几个敌人，被这突然的行动惊呆住了，纷纷向后、向左右两边退缩着。

正当此时，那保持沉默的左边山头上，蓦地象火山爆发一样，响起了一片震撼山谷的喊杀声。我一面在岩石后边装着子弹夹，一面警惕着左边山头上的新情况，只听得喊声越来越向我这边逼近，我尽量抑制自己，保持沉着，把枪口瞄准着，只要一够到火力，我就再给他们一梭子子弹。

忽然，原来在对面山头上的敌人，都朝着左边山头开火

了。差不多在一秒鐘的時間內，我的腦際，閃過了一系列的問號，難道他們之間不是一起的？難道左邊山頭上是我們自己的同志？難道他們自己發生了誤會？……

隨著喊殺聲的逼近，排槍聲象雨點似的從我頭邊飛過，在這片廝殺聲中，越來越明顯地聽得出一個女子尖細而又沉著的聲音。正在这時，有幾個敵人卻從右邊的岩石背後轉到我身邊，等我發覺，一個敵人已經竄到我跟前，舉着槍柄朝我頭上劈來，只聽得天崩地裂一聲响，我眼前一黑，眼裡迸跳着萬道金星，我失去了知覺……

三

靜寂，死一般地靜寂。

我迷迷糊糊地感覺到有人在撫摸著我的頭髮，我的臉頰，我努力想動彈自己的身子，但身上象攔上了千斤大石。許多不連貫的念頭，象輕紗一樣在我腦海里飄忽著：圖紙，陳浩的面影，槍聲……我努力地睜開眼皮，光亮，一絲光亮，一片光亮，啊，這是什麼地方？我怎麼到這裡來了？我閉住眼睛養一養神，許多只柔軟的手指，又在揉著我的頭髮，我的臉頰，我舉起右手，迎上去，迎上去，我接觸着了，是只軟軟的手，啊不對，這不是手，我努力睜開眼來，天還是白茫茫的，我伸出右手拿過來一看，原來是一片枯樹葉。我摸著身上，身上軟軟地但又沉重地蓋著什麼，我艱難地抬起頭來一看，是一個人，是個敵人，是敵人的屍體，我拚命移動著身子，推開敵人的屍體；我的兩條腿僵硬地躺在一灘血泊裡。靠

着两手的支撑，我坐起来，这才发现我的面前躺着好几具敌人的尸体，一片片枯叶在尸体上肆意地跳动着。

从敌人的尸体上，使我恢复了断却的记忆，啊！我的图纸呢？我摸向胸前，一卷图纸还在这里，我放心了。我贪婪地吸了口气，四周是一片遮天蔽地的大雾，我把全身巡视了一遍，没有伤处，只是半个头麻木得没有知觉。我努力把两腿弯曲了几下，沿着路面爬了一阵，才慢慢站起来攀着岩石，走到一处溪流边，捧起泉水，擦了擦脸，神志顿觉清爽。

敌人的尸体足有二三十具，尸体上的枪枝已经没有了。这时我才发觉我的短枪也不见了。我重又回到刚才躺下的地方，把敌人的尸体翻了个身，也没有，我记得他曾向我举起了枪柄，为什么他被打死了呢？从他头部的伤口看，象是被手榴弹片打死的。不远处正有一个榴弹坑，那就是说，当我被击昏的一刹那，有人抛了个手榴弹，把他炸死了，而我只是侥幸残存下来，怪不得敌人的尸体压到了我身上。那么说左边山头上的喊杀声，果然是我们自己的部队了。一阵兴奋使我全身增添了不少力量。我马上攀到昨夜陈浩据守的大青松旁，向下望去，下面是白茫茫一片，见不到底；我沿着凸出来的石壁、树干、野草藤，向下走去，一个滑溜，身不由主地滚落下山，我又一次失去了知觉。

当我再一次醒来，已是中午了。这里正是昨晚走过的那个死谷的出口处。太阳从峡口上空温暖着我的身子，我沿着谷道，找寻陈浩。忽然，我发现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人躺着，走过去一看，是一具敌人尸首，尸首高处七八公尺的山

壁上斜长着一棵野枣树被折断了。显然，这是昨夜陈浩他们从悬崖上滚落下来时压断的。我仔细打量着周围，但没有陈浩的踪影。我翻开敌人的尸体，发现了一只银制烟盒，啊，这不是陈浩的吗！我象拾到宝贝似的打开一看，里面有几支湿了的烟卷，和一个小纸包，打开纸包一看，是张女同志的照片，这是一个美丽的村姑，椭圆形的脸上，长着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，右眼眉边有一颗黑痣，从那微微含笑的嘴唇上，流露着一股亲切而又刚强的神气。在照片背后还写着歪歪斜斜的两行钢笔字：

你想我的时候，
要加倍的仇恨敌人；
我想你的时候，
会努力地做好工作。

这不象陈浩的笔迹。她是誰？为什么他从未提起过。我小心地把它包裹在烟盒里，藏进口袋。

太阳从正中转到西天。我决定留下来等陈浩，我顽强地坚信着，他不会死，他会来的，我不能没有他，我不能离开他！

夜里，我蜷缩在峡谷的尽头，谛听着山上的一切动静，夜风呼啸地在山谷里卷着落叶发出沙沙的呻吟声，远山深处，传来一声声凄厉的狼嚎声，听来使人肝胆破裂，我象处在一个远古原始的荒山野岭里，第一次感到了孤独的可怕；

我多么希望能听到一些人世的声音啊！人的脚步声，狗咬声，鸡啼声，即使枪声也好，我可以借着枪声的音响，猜测着我們的同志的行踪。

整个一夜，我一直处在半睡眠状态中，迷糊地度过了。第二天，我忍着极度的头痛、疲乏，从这个山头奔到那个山头，我坐在山崖上痴痴地設想着，突然陈浩跳到我面前，亲切地说：“小許呵！咱們革命战士……”

两天过去了。山头上陪伴着我的只有几只白頸的烏鴉，整天哇哇地吵着。

白云在天际飄走，寒风扫着落叶；北方的大雁为了找寻温暖的地方，不惜万水千山，向南方飞去。望着身边的图紙，我意識到不能再待下去了，我必須南去，工厂在等着图紙，我們的部队在等着新武器供应，我必須南去！失群的孤雁，尚且能冒着寒风，倔强地飞向南方，受过党教育的革命战士，即使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图紙送到魯中。但是一到夜晚，当我望着悬崖上那棵青松，我又犹豫了，让我再留一夜吧！要是陈浩回到这个峡谷里，找遍了整个山谷都找不見我，他会多么着急呢！我觉得我还不能离开这里。

身边带着的窝窩头、地瓜干都吃完了，我决定走下山去，找一块地瓜地去刨几只地瓜充飢。誰知才下得山来，对面的树丛里突然冒出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小許——”我以为听邪了耳朵，稍一迟疑，又繼續走着，蓦地迎面奔过来一个人影，这人影是多么熟悉，多么亲切，啊，这不是陈浩嗎！我高兴得还没叫出声来，眼泪就象山澗的流水，淙淙地淌下

来，他紧紧地撫摩着我的肩膀：“不要哭，咱們是革命战士呵！”但是他自己的臉上，豆大的泪点，却滴落落地滾着。

在陈浩的帶領下，我們走了很长一段路，在西南角的一个大山山洞里休息着。这是一个人工开凿的山洞，潮湿的霉气掺和着干草的气息，充塞着整个山洞，我貪婪地吸了两口，觉得异样地舒服。

原来陈浩从山崖上滾落下来，幸好正压在敌人身上，中間又給一棵野枣树擋了一下，減輕了速度，滾到山洞时，敌人已經死去，他只昏迷了一个时候，就苏醒了，在夜里他爬出了峡谷，遇上了一位老大爷才带到了这里。

我們在洞里养了两天伤，我的头部肿已退了。只是陈浩腰間的伤口化着膿恶化了，他的臉上蜡黄，沒有一点血色，瘦削的臉頰上，两根顴骨象两座小山样的突出在那里。每天，当我用盐水为他洗伤口时，我自己的手都在发抖了，可他却显出沒啥的神色！

这天当我問起烟盒里的那張照片时，他一直不愿讲，只是推托着說：“等遇到了，我給你介紹。”他在讲这句话时，仿佛胸有成竹一定会遇到她似的。

到第三天晚上，当陈浩发现我头部的伤势已經痊愈，就不顧他自己的身体，夺过图紙坚决要赶路，我拗不过他，只得跟他走。整整一夜，他迈着大步，領头赶到了名叫河头的庄子。这是一座不大的庄子，但是敌人也留下了罪恶的痕迹，大部分房子被燒塌了，只剩下一块块斷牆殘壁，屹立在那里。一陣陣冷风吹过，卷起了滿天灰沙，那些墙壁都成了